

脱口秀这些年……

房子留给他，普拉斯也很辛苦，每天端屎端尿，割下来的肾就买个手机吧。

观众笑得很开心，只有场边几个演员知道，普拉斯妈妈那时候得了癌症，是真的取了一个肾。假话真说真话假讲，脱口秀演员借段子承认自己对生活无能为力，同时也表明自己跟所有叙述对象和谐共存。对普拉斯来说，脱口秀或许还有警示作用。在变成自己讨厌的大人之前，借一声大笑叫醒自己。当然，这还有另一层含义：救赎。

2017年底，普拉斯大学毕业小半年，二十多天没出门，日夜颠倒地忙着公司的一个马拉松项目，常常睁着眼睛挨到凌晨。失眠最严重的时候，左手手臂总有种被匕首划过般的痛感。后来，普拉斯沿着疼痛的大致脉络，在手臂上文了一条从桂林到成都的铁路线。

普拉斯去看心理医生，被诊断为轻度抑郁。医生开了药，她没吃，怕有激素会长胖。抑郁发作的时候，她丧失了做事的动力，计划好的大扫除，不想做；衣服堆在洗衣机里一天，也懒得去洗；最热爱的展览和话剧，她宁愿票作废，也不愿出门。

觉得在家里耗下去不是个办法，普拉斯在豆瓣搜索同城活动，决定去参加高升桥一家水吧举办的脱口秀线下读稿会，之后，普拉斯有了许多新的事情要做，灵感一来，凌晨三四点能爬起来写出几千字的段子，白天再补觉；喜欢自己买菜下厨，但为取悦自己，绝不为了结婚；沉浸在剧本杀，虽然经常投不对凶手，站错队，别人有局，还是会应约。

普拉斯还经营着一家淘宝店，经济独立，顾得上生活，不问家人要钱的日子，他们似乎也不再步步紧逼。“他们管不住我，但凡知道我在段子里提到母亲和哥哥，这样的冒犯估计不能接受，为此，我拒绝了很多演出。”普拉斯说，说脱口秀这两年，自己与家庭的鸿沟，并没有缩小，但心理的疗愈似乎更近了一步。

至于要不要结婚，要不要定居，这些别人眼中的“人生大事”，普拉斯却生怕被模子框住，她撸着猫咪小达达说：“不想结婚，离婚那么难，就别再为难自己了，更不想生孩子，一直租房挺好，谁知道会不会一直待在成都呢，我才26岁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“宝藏女孩”鸭绒： 我们不止思文、杨笠和晓卉

笑果剧场的气氛巅峰，是在吐提开场后，第五位出场的演员鸭绒。她齐肩短发、穿着梵高画像的毛衣，用温文尔雅的话

一场演出的效果有多种综合影响的因素。除了段子内容和表演本身，**演员的着装、语速、心情，甚至观众穿了多少衣服，室温的舒适度，都会“玄学”般的影响最终的效果。**

调，在台上调侃，自己讲脱口秀两年多了，也没什么人认识她，但她一些追星的朋友已经开始有点飘了，为拥有473个微博粉丝的她建了一个超话，热度还奇高，最高的时候有300多万的讨论度。“我一开始也很震惊，后来我才发现微博这个平台有一个bug，它会把这个平台上所有关于鸭绒这两个字的讨论都算在我的头上，我现在所有的热度都来自于羽绒服打折促销。”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，大家很惊喜，这位女孩严谨又活泼的脑回路里，藏着意料之外的“宝藏”。

鸭绒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尽管自己在台上讲起段子来很在状态，但起初她不是一名脱口秀演员，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建立新的社交关系的人，非常慢热。2016年，鸭绒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葡萄牙语专业毕业，2018年，迷恋上了脱口秀，想报名，但又不敢，直到笑果开放麦招聘志愿者的海报，进入了她的视野。

也许可以曲线救国呢。鸭绒说，做志愿者的半年时间，除了做些检票、会场布置、演出引导等琐碎事情外，她没有停止开放麦的秒杀报名。当时鸭绒被拉进一个群，群里有几乎当时上海所有的演员，包括庞博和张博洋这些大咖，压力瞬间扑面而来，待在群里观望的日子里，鸭绒的心理变化是渐进式的：从不敢报名、两次手稿被拒，到反复做很久的心理建设，再到终于首次登台。

不出意外，鸭绒的第一场开放麦冷场了。鸭绒首演那天，酒吧剧场温度特别低，她站在舞台中央，射灯聚焦舞台相当刺眼，眼前观众的表情、面目完全被白色光晕遮挡，完全看不清楚。五分钟段子讲下来，鸭绒用耳朵感知到的反响并不好，大家稀稀拉拉的笑声甚至冷场，是新人演员普遍遇到的尴尬，或者